



我所见到的达尔富尔

► 裴广江

裴广江，人民日报主任记者。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年2月至2012年12月，任人民日报社南非分社、非洲中心分社记者。致力于从非洲人的视角报道非洲，足迹遍及十几个非洲国家。曾乘火车走完坦赞铁路、蒙内铁路、亚吉铁路全程，曾深入苏丹达尔富尔、南非祖鲁村、肯尼亚达达布难民营采访。

婉约的白尼罗河，奔放的青尼罗河，如一对情人在苏丹首都喀土穆牵手。自此，尼罗河干流北上穿越撒哈拉沙漠，奔流近3000公里投入地中海的怀抱。

2007年6月初的一天晚上，我站在白尼罗河与青尼罗河交汇处的岸边，目睹滚滚激流穿过喀土穆市区。应苏丹驻华大使馆邀请第一次到非洲出差，骤然见到这举世闻名的世界第一长河，内心满是激动与亲切。几百万人口的喀土穆，当时仍鲜见红绿灯。夜幕下，人们在街边悠闲地吸着水烟。

彼时的苏丹，更因达尔富尔而被世人熟知。到苏丹的记者，无不想去达尔富尔。冲突、战乱、难民使达尔富尔屡见各国报端，美国强行定义的“种族灭绝”，更是让这里成为全球焦点。我与同行的记者再三争取，终于获得了踏上这片引起无数争议的土地的机会。

达尔富尔怎么了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当时包括南达尔富尔、北达尔富尔和西达尔富尔3个州，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包括阿拉伯人、富尔人、黑人等80多个部族。

达尔富尔地区曾经雨水丰沛、土地肥沃。这里的阿拉伯人主要以放牧为生，黑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长期以来，这两

大部集团相互通婚，相处比较融洽。20世纪70年代以来，干旱和沙漠化严重侵袭该地区，使得本来就不富裕的水草和良田减少。逐水草而居是游牧民族的本性，因此当水草减少的时候，达尔富尔北部以及邻国游牧民族向该地区南部迁徙，这也造成了达尔富尔地区人口20年内激增近300万。对稀缺的土地、食物和水资源的争夺，导致部落冲突不断升级。2003年2月，反政府组织“苏丹解放运动”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以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人的权益为由，要求实行地区自治，开始从事反政府武装活动。

2004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认定达尔富尔危机是“种族灭绝”。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因为无论非盟、欧盟还是联合国，都不认可用“种族灭绝”定性达尔富尔问题。2008年7月14日，国际刑事法院一名检察官不顾非洲国家反对，以战争罪行为名正式指控时任苏丹总统巴希尔。达尔富尔地区出产石油，中国与苏丹合作较为密切，一些西方国家便借达尔富尔问题指责中国，极个别西方人权激进分子甚至一度叫嚣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

有关达尔富尔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说法不一。2004年9月苏丹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数为5000，后来进一步把这一数字增加至约1万，流离失所人数约为100万。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曾认为死亡人数是

7万。但西方媒体报道时最常使用的数字是死亡20万人，200多万人流离失所，有西方学者甚至认定死亡人数为40万人。

一张没有目的地的登机牌

6月8日晚，我们得到通知：明天就可以去达尔富尔了。

第二天早上，在机场一个多小时的等待让人昏昏欲睡。九时三十分左右，一个穿飞行员制服的小伙子走过来，递给我一张卡片。上面没有航班号，没有座位号，也没有目的地。这就是去达尔富尔的登机牌。

我们乘坐的是苏丹阿洛克航空公司的客机，白色的机身看上去很新，内部装饰倒也整洁，只是座套颜色已经黯淡。飞机上一共8排32个座位，没有行李架，背包只好放在座位上。

飞机起飞前，上来几位身材高大的长者，有穿白色阿拉伯长袍的，有肩上缀着三颗星的军人，还有身着便装的官员。到达达尔富尔后才知道，他们都是苏丹政府当天与达尔富尔反政府组织“权力与民主人民力量”签署《关于落实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政治备忘录》的代表。

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政府组织的谈判是艰苦的。2006年5月，经过七轮谈判，苏丹政府同“苏丹解放运动”一个主要派别签署《达尔富尔和平协议》。根据协议，反政府武装将被解散，支持政府的民



2007年6月9日，乘机抵达西达尔富尔州首府朱奈纳

兵亦将被解除武装。但自那以来，达尔富尔反政府组织数量增加到了14个，“权力与民主人民力量”就是其中之一。

飞机一路向西，透过舷窗可以清楚看见一望无际的沙地。经过近两个半小时的飞行，在一声轰响和一阵颠簸之后，飞机停在西达尔富尔州首府朱奈纳附近的一片黄沙中。没有围墙，没有柏油跑道，航站楼是一排十几间两三米高的房子，这就是朱奈纳的机场。停机坪上没有其他民用飞机，只有3架联合国标志的直升机静静地守在一旁。

我们在手持冲锋枪的军人护送下挤进一辆丰田越野车，沿着曲曲折折、坑坑洼洼的土路，在车队扬起的尘土中穿行，十几分钟后来到处人声嘈杂的院落。苏丹政府将

在这里与“权力与民主人民力量”签署《关于落实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政治备忘录》。

红灯笼下的和平协议

中午1时，正是达尔富尔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地面温度至少有50摄氏度。

主席台上下，站着十几个身穿迷彩服、裹着头巾、抱着冲锋枪的“权力与民主人民力量”卫兵。他们习惯性地右手握着枪托，手指离扳机不到3厘米。这些枪虽然看上去已经很旧，但没人知道它们曾夺走多少人的性命。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反政府组织军人，内心多少有些紧张。还好，主席台中央挂着的红色灯笼，以及灯笼上的“花开富贵”4个汉字，多少能让我感到几分亲切。



朱奈纳街头的赶车人。(摄影 裴广江)



西达尔富尔州首府朱奈纳机场的联合国飞机。(摄影 裴广江)

将近二三百人坐在临时用彩色帆布搭起的帐篷下，等待备忘录的签署。更多自发来到现场的当地居民没地方坐，有的站在帐篷外面，有的站在主席台旁边的台阶上，有的站在院墙外的树下，还有的趴在被太阳烤得烫人的院墙上。“和平……和平……和平……”主席台上，人们举起右手，伸出食指，不停地高呼着。帐篷外的人群中，几名达尔富尔妇女唱起民歌，清脆的歌声响彻整个院落。

“权力与民主人民力量”成立时间不长，领导者是黑沙姆·诺闰。他30岁左右，瘦瘦的，个头将近一米八，身着黑色西装、白色衬衫。经过近两个月的谈判，该组织最终决定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正式加入达尔富尔和平进程。

苏丹总统府顾问马吉祖布·

哈里发和其他政府官员、黑沙姆·诺闰和“权力与民主人民力量”的其他代表相继走上主席台。当地有关组织和部落首领以及非盟特派团代表作为见证人也走上主席台。记者们争着记录备忘录签署的重要时刻，把主席台前围了个水泄不通。黑沙姆·诺闰和州政府代表等4人率先在备忘录上签字，然后互相握手、拥抱。随后，当地有关组织和部落首领及非盟特派团代表签字。最后，马吉祖布·哈里发面带微笑，代表苏丹政府签字。

马吉祖布·哈里发表示，这一备忘录的签署使《达尔富尔和平协议》获得了新的活力。政府将遵守并切实落实备忘录，以进一步推动和平进程。他呼吁其他反政府组织效法“权力与民主人民力量”，尽快接受和平协议。他同时表示，希

望国际社会继续为达尔富尔和平进程提供帮助，特别是人道主义方面的援助。黑沙姆·诺闰说：“我们加入达尔富尔和平进程，是为了解除人民的痛苦，保证人民的权利，给他们带来和平。”非盟特派团代表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整个院落沸腾了。主席台上，各方代表再次高呼“和平”。主席台下，人群齐声响应。达尔富尔妇女嘹亮的歌声再次响起。炎热的中午吹起了阵阵和风，主席台上高悬的红色灯笼也随风起舞。刚才双手紧握冲锋枪的卫兵，现在也腾出手来，抹去双颊流下的汗水。

只有尼罗河水在呜咽

备忘录签署仪式结束后，我们一行记者来到朱奈纳市场上。司机告诉我们，从市场往西去，开车只



朱奈纳街头的娶亲队伍。（摄影 裴广江）



朱奈纳街头的香水店，大部分香水都是从法国和南非进口的。
（摄影 裴广江）

要10分钟就可以进入邻国乍得境内。

街道上的尘土足有五六厘米厚，行人走过也会扬起一阵尘雾。孩子们在街头玩耍，老人们在墙边阴凉处悠闲地聊天。祈祷时间一到，人们就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中间铺上垫子进行祷告，车辆一时难以通行。

从杂货店老板口中得知，朱奈纳没有初中和高中，只有两所小学。手机店内，3年前在北京上市的诺基亚3120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我的同行相机没电了，想买两节5号电池，但手头没有苏丹货币，便想出了用国内带来的大白兔奶糖换电池的主意。不幸的是，他没有“得逞”。我开玩笑说：也许在这里，电池是必需品，糖是奢侈品。但朱奈纳并不是没有奢侈品，香水店里从法国和南非进口的香水便是明证。

市场外有一条五六米宽的柏油路，苏丹通讯社的记者告诉我：“这是朱奈纳唯一的柏油路，刚修了两公里。”路上的一个迎亲队伍边唱边跳，在我的镜头前面跳得更加开心。马路对面车上的非盟维和士兵看到我，大喊了一声“嘿，中国人！”

傍晚返回喀土穆时，飞机经停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机场加油。这个机场全是柏油跑道，但停机坪上没有别的飞机。达尔富尔的夜静悄悄的，甚至听不到一只蚊子的叫声。只有几名工作人员靠在栏杆上聊着天。

“你相信吗，这里就是有些报纸上所说的‘战区’？”印度籍记者里亚斯巴布突然问。

“不。”我摇摇头。

回国后，与苏丹驻华大使馆的新闻官交流。他说：“下次再去苏丹，

一定要去趟南部，那里到处都有芒果。”

然而，南北苏丹之间也不平静，历史上曾爆发两次内战。2011年7月9日，根据苏丹南部全民公投结果，南苏丹共和国成立。那令人向往的盛产芒果和石油的白尼罗河两岸约62万平方公里土地，已不再属于苏丹，苏丹自那时起也不再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

当时我已在南非，心中为此颇为怅惘。至今仍记得当天看到的一篇关于南苏丹成立的新闻中有这样一句话：兄弟分手，只有尼罗河水在呜咽。

如今，达尔富尔早已淡出全球视野，很少被媒体提及。西方国家曾有不少人十分“关心”达尔富尔，而如今这些国家还有多少人知道达尔富尔在哪里呢？